

蘇軾詩集

第五冊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蘇軾詩集

第五冊

〔清〕王文誥輯註

白水滿時雙鷺下，綠槐高處一蟬吟。〔合註〕《能改齋漫錄》云：唐李端《茂陵山行陪韋金部》詩：盤雲雙鶴下，隔水一蟬鳴。東坡本此。〔誥案〕此類偶同甚多，作者多不自覺也，合註非是。酒醒門外三竿日，卧看溪南十畝陰。〔誥案〕此名作也，足與李、杜齊驅。使非考出真州寄居之事，則詩話雖有着落，而與本集過真時地不符，究屬疑事。茲則不惟詩話可信，且見本案亦有以發明之也。

送穆越州〔三〕

〔合註〕穆珣曾提點梓州路刑獄，見《續通鑑長編》元豐元年七月。故先生詩有「舊政猶傳蜀父老」之句。又文集有《穆珣知廬州敕》，當在知越州之後矣。

江海相忘〔三〕十五年，羨公〔四〕松柏蔚蒼顏。四朝著舊冰霜後，〔王註次公曰〕穆越州名珣，字東美。而詩云「四朝著舊」，豈以其嘗歷仕四朝故邪？〔合註〕其時哲宗已即位，合新君言之，上遯仁宗，正四朝也。〔誥案〕紀昀曰：生於真宗年間，故曰四朝著舊，不必定仕而後謂之著舊也。《益都耆舊傳》、《襄陽耆舊傳》等書所載，不皆仕宦。兩郡風流水石間。〔王註次公曰〕兩郡言其前在蜀中，今又爲越州，所領皆山水郡也。舊政猶傳蜀父老，先聲已振越溪山。罇前俱是蓬萊守，〔王註次公曰〕穆既守越，而先生將守登。元微之守越，以《州宅誇白樂天》詩云：我是玉皇香案吏，謫居猶得在蓬萊。今越州有蓬萊閣，及以酒名也。登州有萊山倚郭，乃蓬萊縣。故越、登皆可稱蓬萊守。〔邵註〕登州亦有蓬萊閣，公是時已開新命，故云。〔誥案〕已開新命，當註入前卷《次韻答賈耘老》詩中。莫放高樓雪月〔五〕閑。

小飲公瑾〔六〕舟中

【誥案】此詩施編不載，查註從外集補編。

青泥赤日午相烘，〔馮註〕庚子山哀江南賦：關上泥青。說文：烘，奈也。詩：小雅·白華曰：叩烘于熯。走訪〔七〕船窗柳影中。輟我東坡無限〔八〕睡，賞君〔九〕南浦不貲風。〔合註〕魏武帝讓增封表：臣受不貲之分。坐觀邸報談迂叟，閑說滁山憶醉翁。〔公自註〕鄆，滁人也。是日坐中觀邸報云：迂叟已押人門下省〔一〇〕。〔王註續曰〕迂叟，司馬君實。醉翁，歐陽永叔。〔查註〕宋制：兩府有除拜未受命，先押入，以示不準辭免之意。〔司馬溫公行狀〕：哲宗即位，詔除公知陳州，過闕人見，至，則拜門下侍郎。以宰輔編年錄考之，元豐八年五月事，先生是時，亦起知登州，途中聞司馬入相之命，故自註云云。此去〔二〕澄江三萬頃，只應〔三〕明月照還空。

金山妙高臺

〔查註〕京口三山志：金山初名浮玉山，亦名伏牛山，山之東有善財石，野鶻多棲其上，有臺曰妙高。【誥案】紀昀曰：雖不深厚，而頗爲姿逸。

我欲乘飛車〔二〕，〔王註〕帝王世紀曰：奇肱民能爲飛車，從風遠行。湯時，西風吹奇肱車至於豫州，湯破其車，不以示民。十年，東風至，乃復作車遣歸之。其地去玉門四萬里。〔仔曰〕韓退之詩：誰能駕飛車，相從觀海外。東訪赤松子〔四〕。〔合註〕王本續註引師古曰：赤松子，黃帝時爲雨師。考漢書註，作神農。蓬萊不可到，弱水二萬里。〔王註〕史記：蓬萊、方丈、瀛洲，諸仙人及不死之藥，皆在焉。未至，望之如雲。及到，三神山反居水下。臨之，風

輒引去，終莫能至。〔援曰〕《神仙傳》：謝自然泛海求蓬萊，一道士謂曰：「蓬萊隔弱水三萬里，非飛仙不可到。」不如金山去，清風半帆耳。〔合註〕許渾詩：半帆斜日一江風。中有妙高臺，〔王註次公曰〕妙高臺之名，取《華嚴經》「德雲比丘，所居妙高峯」為義也。雪峰自孤起。仰觀初無路，誰信平如砥。〔王註次公曰〕《詩》：小雅·大東：周道如砥。〔合註〕何焯曰：白樂天《遊悟真寺》詩：山下望山上，初疑不可攀。誰知中有路，盤折通巖顛。縮作二句更妙。陸魯望《縹緲峯》詩：頻攀峻過斗，未造平如砥。臺中老比丘，〔王註師曰〕謂了元長老也。碧眼照窗几。巉巖玉為骨，凜凜霜入齒。機鋒不可觸，千偈如翻水。何須尋德雲，即此比丘是。〔王註〕《華嚴經》云：善財童子問法於五十三善知識，而德雲比丘乃第一也。〔語案〕此以德雲比了元，當時並無德雲其人，後題廣州靈洲山詩，所謂「前世德雲今我似，依稀猶記妙高臺」者，又借此詩為金山舊事，皆寓言也。查註強以實之為德雲乃靈洲山僧，而公乃是其後身，是全未讀此詩也。長生未暇〔王註〕學，請學〔王註〕長不死。〔王註次公曰〕長生謂學仙長不死，謂佛不生不滅也。〔查註〕嵇康《養生論》：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，不死可以力致者。〔合註〕何焯曰：許渾詩：長生難學證無生。〔查註〕先生《與佛印尺牘》云：妙高詩，聊應命耳，今日過邵伯埭，自此人塵土俠猾之鄉矣。〔語案〕過邵伯埭，乃作書之地也。查註既改置此詩於到揚之前，引此書而不載明其故，乃自亂其例也。

贈杜介并敘〔七〕

〔合註〕《樂城集·贈別杜介》詩自註：幾先去年，送子瞻至高郵。

元豐八年七月二十五日，杜幾先自浙東還，與余相遇於金山，話天台之異，以詩贈之。我夢遊天台，橫空石橋小。〔查註〕《登真隱訣》註：天台山在桐柏山後，四明山東南。《啓蒙記》註云：去山不遠，

路經油溪，水深險清冷，前有石橋，今名相山，道書所謂玉堂。松風〔二〕吹茵露，〔王註次公曰〕茵，草上之露也。宋永初山川記曰：寧州瘴氣茵露，四時不絕。茵者，草名，其上露霑人之肉，卽潰爛。故鮑照有「苦熱行」云：瘴氣畫薰體，茵露夜霑衣。翠濕香嫋嫋。應真飛錫過，〔王註〕孫綽「遊天台賦」云：王喬控鶴以冲天，應真飛錫以躡虛。〔釋氏要覽〕云：昔高僧隱峯，游五臺，出淮西，擲錫飛空，而往西天。比丘行必持錫杖，持錫有二十五威儀，凡至室中，不得著地，必挂於壁牙。故釋子稱游行僧爲飛錫，安住僧爲挂錫。〔查註〕晉書·釋道安傳：應真之侶也。絕磻〔二〕度雲鳥。舉意欲從之，〔合註〕杜子美「鳳凰台」詩：舉意八極周。儵然已松杪。微言粲珠玉，未說意先了。覺來如墮空，〔查註〕傳燈錄：此身如墮空虛，眼前皆白。耿耿窗戶曉。羣生陷迷網，獨達從古少。杜叟子何人，長嘯萬物表。妻孥空四壁，振策念輕矯。〔王註〕孫綽賦云：被毛褐之森森，振金策之鈴鈴。註曰：金策，錫杖也。又云：晒夏蟲之疑冰，整輕翻而思矯。遂爲赤城遊，〔王註〕支遁「天台山銘序」云：往天台，當由赤城山爲道徑。孔靈符「會稽記」曰：赤城山，土色皆赤，狀似雲霞。〔查註〕述異記：赤城一峯，高三百丈，丹壁燦日。太平寰宇記：赤城山在天台縣北六里。山下有洞，在三十六小天數。赤城丹洞，周回三百里，上有玉清平天。飛步凌縹緲。問禪不歸舍，屢爲瓠壺繞。〔王註〕倦遊錄：金鑿長老問歐陽景，取書索米於玉泉長老。景授一絨及詩一絕云：金鑿來覓玉泉書，金玉相逢賈倍珠。到了不干藤蔓事，壺蘆自去纏壺蘆。何人識此志，佛眼自照瞭〔三〕。我夢君見之，卓爾非魔燒。〔合註〕徐陵「諫仁山金法師書」：法師非是無智，遂爲愚者所述，類似阿難，更爲魔之所燒。仙葩發茗椀〔三〕，剪刻分葵蓼。〔王註次公曰〕先生「十八羅漢頌」後跋云：軾家藏十六羅漢像，每設茶供，則化爲白乳，或凝爲雪花，桃李芍藥，僅可指名。〔合註〕太平寰宇記：瀑布山，天台別岫也。神異記云：虞洪入山採茗，遇一道士，曰：「吾丹丘子也。聞子善具飲，山中有大茗，可以相給。」因立奠祀，後常人山獲大茗

焉。故先生有此二句也。元微之詩：剪刻彤雲片。從今更不出，閉戶閑騷裏〔三〕。時從佛頂巖，〔查註〕天台記：赤城西北至佛頂巖，梁僧定光，隱此三十年，人無知者。智顛至江陵，夢光引至山顛，曰：汝當住此。及顛至，佛暉光曰：金地吾已居之，汝宜往銀地。今有金地嶺、銀地嶺。馳下雙蓮沼。〔查註〕名勝志：過金地嶺，西北有寒風關，由關東上，爲華頂峯，乃山之第八重最高處。自下望之，若蓮華之萼。峯下數里有雙溪。上，天柱峯，轉左，上下有二池。

余將赴文登，過廣陵，而擇老移住石塔，相送竹西亭〔三〕下，留詩爲別

〔查註〕文獻通考：登州文登縣，有文登山。齊乘：春秋牟子國，後魏置東牟郡，唐武德中，以文登縣置登州。〔合註〕續通鑑長編：元豐八年五月戊戌，蘇軾復朝奉郎，知登州。又周益公題跋云：八月二十八日，贈竹西無擇長老絕句。墨莊漫錄云：東坡赴登經過揚州石塔寺，戒公來別，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也。明日，坡作詩贈之。〔語案〕此詩施編不載，查註從邵本補編。

竹西失却上方老，〔查註〕盛儀維揚志：上方禪智寺，在江都縣東，一名竹西寺，蜀井在內，卽隋故宮也。石塔還逢惠照師。〔查註〕盛儀維揚志：石塔寺，卽唐木蘭院。〔合註〕惠照自梁普通七年生，至唐元和十年，凡二百九十年，見宣室志。我亦化身東海去，〔馮註〕釋論：一覺性是法身，二覺相是報身，三覺用是化身。又：釋迦牟尼千百億化身。寶王云：法身如月之體，報身如月之光，應身如月之影。註：應身，卽化身也。姓名莫遣世人知。

贈葛葦〔三〕

竹椽茅屋半摧傾，肯向蜂窠寄此生。〔王註次公曰〕「蜂窠寄此生」，不過言其所居窄小而懸露耳。先生又有詩曰：舉族長懸似細腰。」長恐波頭〔三〕卷室去，欲將船尾載君行。小詩試擬孟東野，大草閑臨張伯英。〔查開註〕按，須溪云：大草謂張帖，比他帖字大。消遣百年須底物，〔合註〕鄭谷詩：此際難消遣。故應憐我不歸耕。

贈王寂

與君暫別不須嗟，俯仰歸來鬢未華。記取江南烟雨裏，青山斷處是君家〔三〕。〔語案〕紀昀曰：偶作，嫵媚亦自宜人。

次韻孫莘老斗野亭寄子由，在邵伯堰〔三〕

〔王註次公曰〕邵伯堰，在揚州廣陵縣。本朝樂史《寰宇記》云：謝安所築。按《安傳》：及至新城，築埭於城北。後人追思之，名爲邵伯埭。〔查註〕盛儀《維揚志》：邵伯鎮，有斗野亭，以揚州分野屬斗也。考《山谷集》：外舅孫莘老守蘇州，留詩斗野亭，時元豐三年庚申也。《莘老集》世不傳，今從《淮海集》採出其詩云：淮海無林丘，曠澤千里平。一渠閒防濬，物色故不清。老僧喜穿築，

北戶延朱萼。簷楯斗杓落，簾幃河漢傾。平湖杳無涯，淇淇春波生。結纜嗟已晚，不見芙蓉城。尚想紫芙蓉，明珠出新烹。平生有微尚，一舟聊寄行。遇勝輒偃蹇，霜須刷澄明。可待齒牙豁，歸與謝浮榮。〔合註〕莘老是時官京師，先生追次其韻，以寄子由。

落帆〔二〕謝公渚，〔王註〕《晉書》：阮裕赴山陵事畢，便還。諸人相與追之。至方山，不相及。劉俊歎曰：「我人東，正當泊安石渚下耳，不敢近思曠傍。」日脚東西平。〔王註〕杜子美《羌村》詩：崢嶸赤城西，日脚下平地。孤亭得小憩，暮景含餘清。〔王註〕《文選》謝靈運詩：密林含餘清，遠峯隱半規。坐待斗與牛，錯落挂南甍。〔合註〕王粲

《鶯賦》：春鳴翔於南甍。老僧如夙昔〔元〕，〔查註〕老僧名榮，斗野主人也。見《樂城集》和詩自註。一笑意已傾。

新詩出故人，舊事疑前生。〔王註〕續曰：房瑄，開元中爲盧氏宰，與道士邢和璞過夏口，入廢佛寺，鑿地，得甕中

所藏婁師德《與永禪師書》，笑曰：「頗憶此耶？」因悵然悟前生爲永禪師。〔合註〕見《白孔六帖》。吾生七往來，送老

海上城。〔詒案〕元豐己未四月，公自徐移湖，已有「十年三往來」句。其四，己未八月赴臺獄。其五，甲子乞常至南都。

其六，乙丑自南都放還宜興。合此，起知文登爲七往來。詩之本意，言熙寧四年被出之後，至是已七往來於此，將送老於

海上也。與前之「功名真已矣」句，一線穿下。餘詳卷三十五《淮上早發》「默數淮中十往來」句下。逢人輒自哂，得

魚不忍烹。似聞績溪老，復作東都行。〔王註〕次公曰：「指言子由也。先生既自黃移汝，故子由亦自監筠州鹽

酒稅，移知歙之績溪。先生未至汝，繼得請歸常，尋又起知登州，而子由自績溪以校書郎被召入京，亦須由邵伯堰至東

都，故於篇末及之。小詩如秋菊，艷艷霜中明。過此感我言，長篇發春榮。〔合註〕曹子建《與吳季重

書》：暉若春榮，瀏若清風。

送楊傑并敘

〔查註〕據《宋史》：楊傑字次公，無爲人。舉進士。元祐中，爲禮部員外郎，自號無爲子。《東都事略》：楊傑，元豐中官太常者數任，一時禮文，傑與討論。〔王註堯卿曰〕元祐二年，高麗僧義天航海，問道至明州。《傳》云：義天棄王位出家，上疏，乞遍歷叢林，問法受道。有詔朝奉郎楊傑次公館伴。所至吳中諸刹，皆迎餞如王臣禮。至金山，僧了元乃牀坐，受其大展。次公驚問其故。了元曰：「義天亦異國僧耳。叢林規繩如是，不可易。」朝廷聞之，以了元知大體。

無爲子嘗奉使登山絕頂，雞一鳴，見日出。又嘗以事過華山，重九日飲酒蓮華〔三〕峰上。今乃奉詔與高麗僧統游錢塘。皆以王事，而從方外之樂，善哉未曾有也，作是詩以送之。

天門夜上賓出日，〔王註〕《太山記》云：太山盤道，屈曲而上，凡五十餘盤，經小天門、大天門，仰視天門，如穴中視天窗矣。自下至古封禪處，凡四十四山頂。西崑爲仙人石閣，東崑爲介丘，東南崑名日觀。雞一鳴時，見日始欲出，長三丈許。萬里紅波半天赤。歸來平地看跳丸，〔王註〕韓退之詩：日月如跳丸。一點黃金鑄秋橘。〔查註〕《抱朴子·微旨篇》：始青之下，日與月兩半，同昇合成。一出彼玉池，入金室，大如彈丸，黃如橘。太華峰頭作重九，〔查註〕《華岳志》：中峰曰蓮花峰，東峰曰仙人掌，西峰曰巨靈足，南峰曰落雁峰，西北曰毛女峰，東北曰雲臺峰。天風吹灑黃花酒。浩歌馳下腰帶鞵，〔王註續曰〕腰帶鞵，華山地名。〔查註〕陸游《感舊》詩：青城山裏屏風疊，太華

峰頭腰帶輕。醉舞崩崖一揮手。〔王註〕李白《冀申一割之別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》詩：因之出寥廓，揮手謝此世。【誥案】紀昀曰：筆墨恣橫。神遊八極萬緣虛，下視蚊雷隱污渠。〔合註〕韓退之詩：清溝映污渠。大千一息八十返，笑厲東海騎鯨魚。〔王註次公曰〕詩：擲風·匏有苦葉·深則厲，淺則揭。厲，言涉之也。《爾雅》：由帶以上爲厲。三韓王子西求法，〔王註續曰〕東夷，國名曰韓。韓有三種，曰馬韓、曰辰韓、曰弁韓，皆高麗也。〔查註〕《教苑遺事》：高麗，國名。文宗仁孝王第四子出家，名義天。元豐八年乙丑冬，航海至明州，上表，乞游中國，詔以楊傑館伴。所至二浙、淮南、京東諸路，迎餞如夏國禮，遍訪三學宗工。初抵鄞，師事明智，中立而友法隣，請跋教乘。造杭州，上天竺，以弟子禮事慈辨。過潤州金山，以禪規展拜佛印。鑿齒彌天兩勍敵。〔王註〕《晉書》：釋道安與習鑿齒相見。道安曰：彌天釋道安。鑿齒曰：四海習鑿齒。人以爲佳對。〔合註〕《左傳·僖公二十二年》：勍敵之人。過江風急浪如山，寄語舟人好看客。〔王註〕《楚言》載：唐令狐楚鎮揚州，處士張祐常與狎宴。楚視祐，改令曰：「上水船，風又急，帆下人，須好立。」祐應聲曰：「下水船，船底破，好看客，莫倚柂。」【誥案】紀昀曰：結亦波峭。

楊康功有石，狀如醉道士，爲賦此詩

〔查註〕楊康功，華陰人。仕龍圖待制。本集《與康功尺牘》云：兩日大風，孤舟掀舞雪浪中，楊次公惠醞一壺，醉中與公作《醉道士石》詩，托楚守寄去。〔合註〕《蘇子容集·楊康公墓誌銘》云：諱景略。用祖偕廕，守將作監主簿。治平二年，擢進士第。元豐七年，避親嫌，知揚州，移蘇州，復徙維揚。元祐元年八月，卒。《續通鑑長編》載：元祐元年八月，知揚州楊景略卒。與《墓誌》同。先生作詩，康功知揚州時也。【誥案】時呂公著已自揚州召還，故景略自蘇徙揚，其到任亦不

久也。

楚山固多猿，青者黠而壽。化爲狂道士，山谷恣騰蹂。誤入華陽洞，竊飲_三茅君酒。_{王註}《仙經》載：句曲山卽三十六洞天之第八洞，名曰華陽洞，大茅君之所治也。《師曰》茅山，在江寧府句容縣。君命囚巖間，巖石爲械杻。松根絡其足，藤蔓縛其肘。蒼苔眯其目，叢棘哽其口。三年化爲石，_{王註}次公曰：語使「甚弘之血，藏之三年，化爲碧」也。堅瘦敵瓊玖。無復號雲聲，空餘舞杯手。_{王註}次公曰：「號雲」以言猿，「舞杯」以言醉道士。_{合註}《搜神記》：太康中，爲_{晉世寧}之舞。其舞，仰手以執杯盤，而反覆之，歌曰：「晉世寧，舞杯盤。」樵夫見之笑，抱賣易升斗。_{合註}《莊子·外物篇》：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。楊公海中仙，_{合註}康功曾使高麗，故稱爲海中仙。世俗那得友。海邊逢姑射，一笑微俯首。胡不載之歸，用此頑且醜。求詩紀其異，本末得細剖。吾言豈妄云，得之亡是叟。_{王註}《漢·司馬相如傳》：子虛，虛言也。爲楚稱。烏有先生者，烏有此事也。爲齊難。亡是公者，亡是人也。欲明天子之義，故虛藉此三人爲辭。_{次公}曰：先生自言：以其石乃猿化，道士竊仙酒，而又化石，止設虛辭爲稱耳。_{查註}《陵陽室中語》云：東坡作文，如天花變現，初無根葉，不可揣測。如《醉道士石》詩，共二十八句，却二十六句假說，惟用二句收拾，此真千古絕調也。

迨作《淮口遇風詩》，戲用其韻

我詩如病驥，_{王註}杜子美《敬簡王明府》詩：驥病思偏秣。又《第五弟豐獨在江左》云：草黃驥驥病。悲鳴向衰草。有兒真驥子，_{王註}續曰：杜子美子宗武，小名驥子。有《遣興》詩云：驥子好男兒。_{次公}曰：梁元帝《答齊國雙馬書》：價匹龍媒，聲齊驥子。一噴羣馬倒。_{王註}次公曰：《穆天子傳》曰：天子東游於黃澤，宿於曲洛，使宮樂謠曰：

「黃之池，其馬歛沙，皇人威儀。黃之澤，其馬歛玉，皇人受穀。」歛，卽「噴」字。養氣勿吟哦，聲名忌太早。風濤借筆力，〔王註〕杜子美《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》詩：筆力破餘地。勢逐孤雲掃。何如陶家兒，遶舍覓梨棗。君看押強韻，〔王註〕王子韶《難陀集》：王筠，字元禮。爲詩能押強韻。已勝郊與島。〔王註〕孟郊、賈島也。

次韻送徐大正〔三〕

〔公自註〕嘗與余約，卜鄰於江淮間。將赴登州，同舟至山陽，以詩見送，留別〔三〕。

別時酒醲，〔王註〕照燈花，知我歸期漸有涯。去歲渡江萍似斗，〔王註〕《家語》：楚昭王渡江，江中有物大如斗，直觸王舟。舟人取之，王使使問於孔子。孔子曰：此爲萍實也。異時小兒謠曰：楚王渡江得萍實，大如斗，赤如日，剖而食之甜如蜜。今年並海棗如瓜。〔王註〕《漢書》：李少君曰：「臣嘗游海上，見安期生，食臣棗，大如瓜。」多情明月邀君共，無價青山爲我賒。〔王註〕謝惠連《月賦》：隔千里兮共明月。李白《送韓侍御之廣德令》詩：今宵貫酒與君傾，暫就東山賒月色。千首新詩一竿竹，不應空釣漢江槎。

次韻徐積

〔查註〕《東都事略》：徐積，字仲車，山陽人。少孤，事母至孝，四十不婚不仕。鄉人勉之就舉，遂偕母至京師。既登第，未調官而母卒，遂不復仕。監司上其行，以爲教授。久之，致仕歸山陽，於是始娶，後以壽終，諡曰節孝處士。王資深《仲車行狀》：父名石。神童出身，知融州羅城縣。羅

城君卒，先生始三歲。既冠後，從安定胡先生學。治平三年，登第，以耳疾不能從仕。元祐元年，就除揚州司戶參軍，楚州教授。則東坡與相見時，尚未授職，故有「中年隱槐市」之句。「合註」《續通鑑長編》：元豐八年六月，賜孝子徐積絹三十疋、米三十石。其爲參軍教授，載於元祐元年四月。

殺雞未肯邀季路，裹飯先須問子來。「查註」韓退之《贈崔斯立》詩云：昔者十日雨，子來寒且飢。「合註」今本韓退之詩云：子桑苦寒飢。豈舊本有作「子來」者耶？但見中年隱槐市，「王註」《淮南子》云：槐市，學也。樹以青槐。又《三輔黃圖》云：明堂辟雍爲博士舍三十區，爲會市，但列槐樹數百行。諸生朔望會此市，各持其郡所出物及經書，相與買賣。雍雍揖讓，論議樹下。豈知平日「賦蘭臺。海山人夢方東去，風雨留人得暫陪。若說峨帽」眼前是「故鄉何處不堪回。「合註」先生自淮揚赴登，經由密、海二州，而小峨帽在密，故云眼前是也。

元豐七年，有詔京東、淮南築高麗亭館，密、海二州，騷然有逃亡者。明年，軾過之，歎其壯麗，留一絕云

〔查註〕王溥《五代會要》：高麗，本扶餘之別種，都平壤城，在京師東五千一百里。前王姓高氏。晉天成四年，封權知國事王建爲高麗國王，自後有國者皆王氏。徐兢《宣和奉使高麗圖經》：熙寧四年，高麗國王王徽，復修方貢，神宗嘉其忠蓋。元豐二年、四年，連使來朝。六年，徽卒。命楊景略爲祭奠使，錢總爲弔慰使。七年七月，自密之板橋航海而往。《宋史》：熙寧中，高麗遣使

言，欲遠契丹，乞改途由明州詣闕。郡縣供頓無舊準，頗擾民，詔立式頒下，費悉官給。本集《論高麗進奉狀》云：「伏見熙寧以來，高麗入貢，至元豐末十六七年間，兩浙、淮南、京東三路，築城造船，建立亭館。所在騷然，公私告病。」〔合註〕《續通鑑長編》：元豐七年三月，吳居厚言：「板橋鎮乞厚築高垣，置關鎖，從之。餘可類推矣。」

簷楹飛舞垣牆外，桑柘蕭條斤斧餘。盡賜昆邪作奴婢，〔王註〕《前漢·汲黯傳》：「匈奴渾邪王來降，買人與市者，坐當死五百餘人。黯入，請問，見高門，曰：『夫匈奴攻當路塞，絕和親，中國舉兵誅之，死傷不可勝計，而費以鉅百萬數。』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，皆以爲奴婢，賜從軍死者家，鹵獲因以與之，以謝天下，塞百姓之心。今縱不能得匈奴之贏，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，臣竊爲陛下弗取也。」不知償得此人無？

懷仁令陳德任新作占山亭二絕〔四〕

〔查註〕《唐書·地理志》：海州東海郡領縣四，懷仁其一也。《名勝志》：海州贛榆縣，舊名懷仁。《太平寰宇記》：大海在城東二十八里，南接胸山界，北接懷仁界。向來刻本俱譌作懷口，今從外集作懷仁。〔誥案〕此二詩，施編不載，查註從外集補編。

其一

尚父提封海岱間，〔馮註〕《詩·大雅·大明》：「維師尚父。」《史記》：「海岱之間，斂袂而往朝，故齊冠帶衣履甲天下。」南征惟到穆陵關。〔馮註〕《左傳·僖公四年》：「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：『五侯九伯，女實征之。賜我先君履。』東

元豐七年有詔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明年試過之歎其壯麗留一絕 懷仁令占山亭

至於海，西至於河，南至於穆陵，北至於無棣。〔查註〕《齊乘》：穆陵關，在沂水縣北。伏琛《齊記》：東山南，龜山北，穆陵山是也。誰知海上詩狂客，占得膠西一半山。〔查註〕《漢書》：文帝十六年，分齊立膠西國，都高密。《輿地廣記》：密州有膠西縣，先生曾知密州，故曰「膠西舊使君」，非萊之膠州也。《水經注》：膠水北逕祝茲縣故城東，漢武帝封膠東康王子延爲侯國。後魏置膠州於此，則萊之膠州，乃膠東也。

其二

我是膠西舊使君〔四二〕，〔王註〕曾守密州〔四三〕。此山仍合〔四四〕與君分。故應竊比山中相，時作新詩寄白雲。〔馮註〕陶弘景詩：山中何所有？嶺上多白雲。只可自怡悅，不堪持贈君。《南史》：陶弘景止句曲山，自號華陽陶隱居。梁武帝既早與之游，及卽位，恩禮愈篤，書問不絕，時人謂爲山中宰相。

過密州次韻趙明叔、喬禹功

〔查註〕趙明叔爲膠西教授，喬禹功由太博換左藏知欽州，移知施州。

先生依舊廣文貧，〔王註次公曰〕指言趙明叔也。先生曩在密州時所謂趙教授者也。杜子美《醉時歌》詩：甲第紛紛厭梁肉，廣文先生飯不足。老守時遭醉尉嗔〔四四〕。〔王註次公曰〕指言喬禹功也。禹功必以別處太守替罷或致仕而歸，故以故將軍比之。〔合註〕《續通鑑長編》：元豐三年十二月，前權發遣瀘州左藏庫副使喬叙除名，坐奏乞弟打誓不實。汝輩何曾堪一笑，〔王註〕杜子美《三韻》詩：何當官曹清，爾輩堪一笑。吾儕相對復三人。黃雞催曉〔四五〕淒涼曲，白髮驚秋見在身。〔王註〕白樂天《初見白髮感秋》詩云：白髮映朱顏。一別膠西舊朋友，扁舟

歸釣五湖春。

再過常山和昔年留別詩

〔查註〕此詩即次留別零泉韻。

僂僂山前叟，〔王註〕左傳·昭公七年：正考父鼎銘云：一命而僂，再命而僂。迎我如迎新。那知夢幻軀，念念非昔人。〔邵註〕楞嚴經：日月歲時，念念遷變。江湖久放浪，朝市誰相親。却尋泉源去，桃花應避秦〔四六〕。

再過超然臺贈太守霍翔

〔合註〕續通鑑長編：熙寧九年九月，駕部員外郎知都水監霍翔，提舉疏濬汴河。十月，相度熙河營田。十年二月，提點秦鳳路刑獄，仍提舉官莊。十二月，兼同管勾經制西河路邊防財用事。元豐二年八月，除京東提刑。三年九月，爲主客郎中。六年十月，徙成都。七年二月，提舉京東保馬。八年五月，知密州。元祐元年閏二月，以三省言翔提舉保馬，兩路騷然，詔差管勾太平觀。先生贈詩，正其知密州時，而其先之相度營田提舉官莊，尤與詩中自註合也。

昔飲零泉別常山，〔查註〕本集零泉記略云：熙寧八年，旱，禱於常山，應如響，乃新其廟。廟門西南有泉，乃琢石爲井，作亭於上，名之曰零泉。天寒歲在龍蛇間。〔王註堯卿曰〕公辰年冬末，罷知密州，正在辰巳之間。山中兒